

“书是世界的形象”

——论《拼缀姑娘：一个现代怪物》的块茎创作

郭亚娟

内容提要：块茎结构既是美国超文本文学的基本框架，也是贯穿超文本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文本块茎间的链接具有无限可能性，这使得构建一幅从文本结构至内在精神皆以流动和多元为特征的多重世界图景成为可能。本文尝试从德勒兹的块茎理论与超文本文学创作理念的契合入手，以超文本文学经典之作《拼缀姑娘》为个案，揭示块茎思维主导下文本世界的运作方式：无论是对文学经典的发散性改写，还是躯体之拼缀性引发的种种不定的隐喻，都将对小说中的文本现实进行不断的解域和结域，还原一个流动的世界之形象。块茎创作的核心是一种彻底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精神。

关键词：超文本小说 《拼缀姑娘》 块茎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8)05-0053-09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拼缀姑娘》论超文本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
(FJ2015C220)；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2072015110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DOI:10.16430/j.cnki.fl.2018.05.007

Title: On the Rhizomic Writing of *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Abstract: Rhizomic structure is the framework and the principal writing philosophy of American hypertext literature.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links between textual rhizomes make a world characterized by fluidity and multiplicity both in form and in spirit. Based on an interesting correlation between Deleuze's theory about rhizome and the writing philosophy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the thesis takes a hypertext literary classic *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as a study case to reveal the operation of the hypertextual world with the working of a rhizomic consciousness: the diffuse palimpsest of a 19th century literary classic and fluid metaphors a patchwork body triggers keep deterritorializing and reterritorializing the textual reality, restoring the image of a fluid textual world. What is at the core of the rhizomic philosophy is anti-logocentrism.

Keywords: hypertext fiction, *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rhizome

Author: Guo Yajuan, Lecture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Province, China. Email: guoyajuan1001@163.com

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说:“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92)。他恐怕也想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小说——迷宫式小说的概念会在美国超文本文学那里得以践行。自1987年乔伊斯(Michael Joyce)的《午后:一则故事》(*Afternoon: A Story*)问世至今,美国超文本文学作为有别于传统印刷文学的一种新兴的电子文学形式业已存在发展整整三十载。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库弗(Robert Coover)对超文本文学的兴起寄予厚望,曾断言它将预示着“书籍的终结”;同时又不免感喟,超文本文学之生不逢时:问世之初,作为其文学载体的电子媒介仍属小众,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待万维网主宰的电子网络时代来临时,复湮没于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里,其作为严肃文学的一个分支又往往遭到忽视。评论家们抱怨“英美传统经典已然适应新(电子)媒介,但用新媒介写就、应新媒介而生的作品仍难以为经典所接纳”,呼吁将超文本文学纳入经典(Ensslin 55)。而在国内,囿于种种阅读技术要求,以及超文本特有的网状叙事框架之“难以阅读性”,学界对超文本文学作品的解读尚且屈指可数,遑论位列经典。^①即便是相较于与其一脉相承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国内的超文本文学研究也明显要滞后许多。

超文本文学的“黄金时代”^②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其中最广受好评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当属杰克逊(Shelley Jackson)的《拼缀姑娘:一个现代怪物》(*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1995),有学者评价其为“迄今为止最复杂的超文本小说”(考斯基马67),库弗不吝赞誉之辞,奉之为超文本文学“真正的典范之作”。一个具有女性生理特征的怪物经历被创造,感受痛苦与蜕变,于此间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有所体悟,一段如此错综复杂的身体和心灵的成长之旅一旦被置于一块块破裂、散乱的文本碎片——辞片(lexia)中,传统的以线性、平面式层层推进的文本秩序消失了,代之以一张叙事蜿蜒迂回、情绪忽明忽暗的立体文本之网,正如博尔赫斯笔下那个意味深长的意象——不断交汇和分岔,甚或深入地下的花园小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那部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千高原》中更为明确地将这一意象概念化。德勒兹坚信,书“是世界的形象”,并区分了书/文本的两种类型:一类具有主根/秩序的树形结构;另一类则是“主根已然夭折”,侧根或须根向八方无限延展的块茎(rhizome)结构(5-6)。德勒兹认为,书的第二种形象最符合自然的运作,“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5)。这乃是因为,块茎本质上既包含着界域,“被赋意和被归属”,同时又孕育着一条条“解域之线”(10),其本质是摒弃“(主)根—宇宙(cosmos)”之二元逻辑,体现其核心的“侧根—混沌(chaomos)”之反逻各斯精神(6)。而超文本文学的基本框架——可随意链接的辞片之网,无论从形式还是精神上看,皆与德勒兹的块茎理论深度契合。本文拟通过对《拼缀姑娘》的文本解读揭示,块茎理念下的超文本写作对现实的重构是一个不断的解域与结域的动态过程,这一创作理念造就了超文本文学作品独树一帜的文本世界之“形象”,赋予其特殊的文学审美维度,应该成为研究和理

^① 由于超文本文学作品大多以 CD-ROMs 为载体,甚至对阅读的电脑系统有具体的要求,这使得国内的超文本文学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其理论渊源和技术手段的介绍上,如韩模永著《超文本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李洁著《超文本文学之兴:从纸介质到数字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而国内学界对超文本文学作品的细读与研究则十分鲜见,仅有数篇超文本文学作品研究相关论文散见于国内主要期刊,如蔡春露的《〈胜利花园〉——一座赛博迷宫》(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郭亚娟的《意象即叙事——评超文本小说〈十二蓝〉》(载于《国外文学》2012年第2期)。

^② 库弗把万维网出现之前、以 CD-ROMs 形式存在的超文本小说划分为第一代,并视之为超文本文学的“黄金时代”。

解美国超文本文学的一个关键。

一、块茎思维下的改写

如其书名,《拼缀姑娘》本身也由多个文本衍化、拼缀而成五个章节。从叙事层面上看,它大略承袭了19世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的故事线,并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20世纪初儿童文学《乌兹城的拼缀姑娘》(*The Patchwork Girl of Oz*, 1913)的主要人物形象。不过,它对前文本的借用远不止于此。在一个名为“一条拼缀之被”的章节里,杰克逊正如一位飞针走线的娴熟裁缝,将信手拈来的各式散乱的文本碎片相互交织、拼接成堪称天衣无缝的连贯叙述,以表达自己的超文本写作观念。其中援引的文本除上述两部文学作品外,还涉及文化、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等诸多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千高原》也赫然在列。尽管并无任何明证显示《拼缀姑娘》是受《千高原》的直接启发而创作的,但对这部作品特定词句和段落的精心剪裁和拼贴至少可以从侧面印证杰克逊对德勒兹的块茎理论相当熟知并自觉运用。

当杰克逊说:“有时取代中心的不过是一个转换点,一切都将从这里发散开来”,她实际上是在阐述块茎思维下进行改写的运作方式:先取(前文本)而代之,继而转换生成(新文本);然而块茎式的改写并不终止于此,因为新文本必将不断地进行新一轮的转换生成(“Stich Bitch”)。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自然运作之法则绝非“树—(主)根”的“二元逻辑”,而“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亦应不断地展现“一生二、二生四”这样生生不息的“发散”法则(4)。从这个角度看,块茎式的改写恰恰暗合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对“须根之书”的其中一种设想:“将一篇文本叠合进另一篇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多元的、甚至是不定的根,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 5)。“替补”同时也是德里达解构谱系的核心话语之一,就其功能而言,它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添补,二为替代”(陆扬 68)。以此观照《拼缀姑娘》对《弗兰肯斯坦》的改写,考察的重点首先应在于二者如何“同”而生“异”。“笔记”这一章主要叙述的是创造者玛丽与被创造的怪物——拼缀姑娘之间情感纽带的联结和转化。其中,标题为“我散步”和“看见”的辞片讲述的是“我”与“她”初次会面的情景。与该章的其余辞片相比,这两个辞片显得尤为与众不同:从语言风格来看,杰克逊似是有意模仿“雪莱哥特式小说的古体散文风格”,一贯简洁明快的笔触被通篇的长句和复杂句式所取代,叙述节奏因此趋于舒缓而迂回;从叙事角度看,在“我散步”里,以周遭景物和光影的变幻来外化叙述者跌宕起伏的心绪也令人强烈地联想到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贯穿始终的“寓情于景”的写作技巧(Bell 114)。有评论者据此认为,《拼缀姑娘》与传统文学存在某种隐秘的勾连,“依赖于以整体性和永恒性为特征的……纸质印刷文学传统”(Hackman 102)。然而,正是在看似有意无意地向前文本靠拢的同时,《拼缀姑娘》的感情基调悄然发生偏离:在“看见”里,与弗兰肯斯坦博士初见怪物时那种混杂着眩晕、恐惧、恶心和无以名状的愤怒的复杂情感相比,“在这个异形面前我禁不住地颤抖着,在我想来,似乎连草叶都因她而萎缩了,然而,好奇心和一种同伴的情谊滋长着,一股更强烈的冲动迫使我朝她继续走去”(Lexia: “sight”)。在此杰克逊笔锋一转,曲意为之的与前文本“叠合”的这片界域被打破,

“女性情谊”成为一条替补的“解域之线”或者说“逃逸线”(a line of flight),开始新的“结域”过程,对《弗兰肯斯坦》文风和细节的反刍与其说建立起了两个文本间的联系,不如说作者试图以刻意的关联让读者感知一种强烈的疏离。

然而,“女性情谊”仅仅只是动态“结域”的一个开端,“发散”法则既决定了“同而生异”,更意味着“异又生异”,即一个不断的“界域——解域——再结域”的过程。如此所产生的文本世界势必是一个并置与错位共存的后现代异质地带,麦克黑尔(Brain McHale)称之为“互文空间”(56)。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里,多重世界的意象并不鲜见,但是正如超文本评论家黑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本质上仍遵循印刷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碎片与重组乃是电子文本“与生俱来的内在机制”(144)。链接既意味着切割,同时又预示着连接/合并的无限可能性。各个具有不同赋意的文本块随意联结,不仅“达到了高度的互文自由”(韩模永 52),由此勾勒出的三维立体的多重世界图景也“更深层,更普遍,更极致”(Hayles 145)。在小说中,单是拼缀姑娘的诞生就存在数种相互抵牾的版本,如拼缀姑娘或是由不同女性的躯体部位缝合而成,或是拼凑于乱坟堆中,或是写就于叙事者笔下,甚至是直接脱胎于小说《弗兰肯斯坦》。然而无论哪种版本本身都并不指示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或者说是一个块茎,它“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也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线而开始”(德勒兹、加塔利 10)。与《弗兰肯斯坦》相关的诞生版本出现在“故事”这一章。在“恳求”“诺言”“肮脏活儿”“背叛”和“残骸”等辞片中,杰克逊分毫未改地照搬《弗兰肯斯坦》里“创造和摧毁怪物的女性配偶”的经典情节。只是,这些原本属意明确的文本块一旦被置于阡陌纵横的辞片网中,其与原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便摇摇欲坠,再难为继。“故事”这一章为女怪物“我”叙述离开创造者玛丽后独自游历的生活,中间穿插了“我”经不住男怪物苦苦哀求,先是创造出他的配偶,而后幡然醒悟,又亲手摧毁了这个尚未有意识的女怪物这段“历史”。读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解开关于“我”的身份的重重迷雾。如果从电子页面视图来看,区分两个叙事者的直观依据是字体的大小。读者或许会根据已有的阅读经验观察到,女怪物“我”自我陈述部分的字体略小,口吻明确无误,无需多做考量;而这段“历史”的字体较大,与“笔记”那一章字体相同,因此可以判断该段历史的叙述者“我”应是指玛丽。一旦读者开启这样的思考,我们就几乎可以想象得到作家脸上露出的狡黠的微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此处“我”已然被不露痕迹地从“弗兰肯斯坦博士”偷梁换柱成了“玛丽”,还因为读者仍旧心存疑虑,还要继续探究,这个“玛丽”究竟是谁呢?毋庸置疑,玛丽·雪莱是《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因此从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她是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创造者,就这点而言,真实世界的作家玛丽与《拼缀姑娘》里的人物——创造了拼缀姑娘的“玛丽”拥有某种重合度;无独有偶,将装有拼缀姑娘残骸的篮子从海里秘密捞上来的玛丽的丈夫和雪莱夫人那位著名的诗人丈夫一样,也叫珀西。诚然,读者不会因此将虚构世界中的“玛丽”等同于现实中的那一位,然而两个异质时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读者一番思忖沉吟之际已然模糊了原本明晰的界限,这既可以被视为现实对虚构的“成功入侵”,又何尝不是虚构对现实的“解域”呢?玛丽令人疑窦丛生的身份因此成为一根可以不断被“拉伸、延长或接续的逃逸线”,如同德勒兹眼中智慧的植物:始终具有与自身根系之外的外部——或许是风、某种动物,或人类——形成块茎的冲动(13)。

在小说中,块茎式的改写并不仅限于文学经典的情节,在“一条拼缀之被”一章中,拼贴和粘合涵盖了各类评论著作的词句,改写的对象直指语言本身。读者可以选择显示或屏蔽页面随附的源文本信息,这种可以轻易建立和消除的关联实质上暗示了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当特定词句被抽离出原文本,其原有的意义链条固然断裂,但同时也意味着新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杰克逊提醒读者,“语言是一部欲望的机器。被污染的可能性是它唯一的生命力”(“Stich Bitch”)。以此观之,块茎思维下进行的改写,无论是文本还是语言层面,其实质均是一条条向块茎外发散,旨在解域的逃逸线。

二、块茎意识与性别主题之超越

在拼缀姑娘的几段女性关系中,玛丽和拼缀姑娘之间的情谊无疑是作家浓墨重彩刻画的一段。拼缀姑娘独一无二的形象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玛丽的视角来呈现并逐渐丰满起来的:她虽丑陋,但肤色竟透着一股怪异之美,就如“家门口那棵树,染得再美的布料都不如秋日落叶的绚丽”(Lexia: “she stood”);她“求知若渴”,行为像个“好奇、大胆、爱探索的孩子”,她的关注点“在我看来毫无章法”却又那么自然随性;她“对生命的热情简直让我自惭形秽”(Lexia: “appetite”),但在与人亲近的时候她又显得过于羞赧而敏感。包括黑尔斯在内的几位评论家都从这段关系中觉察到一丝同性之爱的意味,尤其是玛丽和拼缀姑娘在床上几段略显亲密的互动让评论者们几乎可以断定,至少是玛丽单方面对拼缀姑娘产生过“性吸引”(Hayles 155);再加上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极具阴柔气质的“缝补”意象,使得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始终或多或少地停留在其“性别主题”上。但是,如前所述,“女性情谊”固然是小说的一条“逃逸线”,脱胎于对《弗兰肯斯坦》的改写,却绝不意味着文本意义生成的终结。

首先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在这情谊的背后并非“女同之爱”,而是“母女/师生之情”。在玛丽眼里,拼缀姑娘仍然是“一个婴孩,尽管她拥有超乎成人的力量与智慧”,玛丽愿意倾尽所能给予她母爱和引导(Lexia: “infant”)。然而,在玛丽如造物主般对造物的“睇视”里,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玛丽观察到,在狭小、人工痕迹明显的空间,如卧室里,拼缀姑娘“总显得局促不安,似乎这里并没有她的一席之地”(Lexia: “shy”);可当她于溪流之上驾驭独木舟时,又“俨然是个身材高大的孩子,毫无惧色”(Lexia: “appetite”)。拼缀姑娘的粗犷、野性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足以和大自然之“无序”相匹配,这让玛丽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她投射在造物身上的目光逐渐内化为自我观照,从而体悟到一种“缺失”:一种萌发于生命最初阶段却渐渐消亡在“树形思维”里的本能和欲望,即自我的无限可能性。就此而言,拼缀姑娘无疑是个“悖论”式的存在:她在生理上完全成熟,却仍然具备自我塑造的充分自由。她是德勒兹心目中“反谱系”的理想人格形象(12)。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树的逻辑都是模仿和复制的逻辑”,但块茎则“截然不同,它是图样(地图)”,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无序”状态,甚至能“颠覆那些使它结构化或树形化的代码”(12-13),就此而言,拼缀姑娘本身就是块茎。小说中,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细节隐喻了这段女性关系的颠覆:在拼缀姑娘出发去流浪前,玛丽将自己身体“弥足珍贵的一部分”缝在了拼缀姑娘的身上(Lexia: “female trouble”)。如此一来,造物主成了造物的一部分,潜藏于拼缀姑娘身体与思维里的块茎意识成为文本结域的又一条“逃逸线”。

小说中,不独女性情谊遭到解域,即便是拼缀姑娘的性别身份也并非确凿无疑。在辞片“伪装的效果”中,杰克逊以一种令人疑惑的视角把对于拼缀姑娘性别的思考摆到读者面前:在前往现代美国的航行途中,拼缀姑娘身裹黑衣,黑纱罩面的神秘装扮引发了同船乘客的诸多猜测。这群不知名的男男女女为她臆想出各种离奇的身世:低调出游的女明星、训练有素的大猩猩、专门魅惑男子的女妖精、作女子打扮的男人、男同性恋、在逃的英俊强盗、古怪的女人、有身体缺陷的女人、阴阳人等。对此,杰克逊本人曾颇为隐晦地评说:“被放逐的身体未必是女性,但的确是女子气的”,她更是将“女子气”与“莫可名状”“间接”“杂糅”“发散”“多重”以及“含糊”等字眼联系起来(“Stich Bitch”)。这种表述诚然透露出些许女权主义式控诉的意味,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同时否认了拥有这些特质与身为女性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作家究竟意欲何指呢?在德里达对尼采的女性哲学观点的评论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尼采认为,受启蒙的现代人向来追求所谓深层的、确定的理性认知,并“总是希望扫除一切幻觉、谬误和潜意识的痕迹”,殊不知这些被压制的、不确定的力量正是生活的真谛,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和思想——尼采称之为“艺术”——的源泉(Irwin 112)。故此,他反其道而行,继叔本华之后发声“真理即表象”(99)。以此为出发点,德里达认识到尼采观点中隐含着“‘艺术与女性’的内在关联”(112):一方面,从本质上说,二者皆因“拒绝等级制度和被统治”而长期遭到逻各斯中心体系的压制;另一方面,正是这类被视为非理性的因子往往又涌动着革旧创新的欲望和力量(102)。由此德里达进一步发问:“假如真理是女性呢?”(98)可以显见,无论是德里达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还是杰克逊对“女子气”的定义,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一种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树形逻辑”背道而驰的思维模式,这也正是贯穿于这部作品创作始终的块茎意识。正如德里达甚或是尼采不必然因上述言论而被视为女权主义者一样,^①杰克逊那看似矛盾的评论背后意图超越女性书写的姿态也就呼之欲出了。

以此再观辞片“伪装的效果”,相较于对拼缀姑娘性别各种天马行空的臆测,这个辞片的高潮则是因她而引发的一场群体意淫。乘客们似乎集体患上了某种“被性侵”妄想症:“无论他/她们是如何揣度我的身份,这船上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想占有他/她,而且假如他/她不采取十足的防范措施,凭我那一身的气力,我是完全有可能会得逞的”(Lexia:“guises”)。与冷眼旁观、洞若观火的拼缀姑娘形成强烈反差的正是自嘲理性、实则内心隐匿着种种谗妄的正常人。至此,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已然超越了单纯的性别讨论的范畴,直指人性之荒诞,读者不禁要发问:“究竟谁才是怪物?”答案显然是颠覆性的。

三、身体与“生成”:块茎的隐喻

西方哲学传统向来重“灵魂”而轻“肉体”,身体往往被视为精神的附庸,甚至是“妨碍

^① 尼采认为,女性与真理、理性和秩序等字眼无关,他的这一观点时常为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故后者往往视其为反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尼采看来,女性与他提出的具有真正生命力的“艺术”的概念有某种气质上的吻合:正是因为二者皆不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从不遵循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因此长期遭受压制与打压。就此意义上看,尼采对女性倒并无轻看之意。

理性思考的危险因素”（Grosz 5）。格罗希（Elizabeth Grosz）认为，将肉体和精神分离体现的是一种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事实上，个人对自我身体的感知也能产生“精神内在的一切效果，即潜在的心理深度、个性或是意识”；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莫比乌斯环”（Möbius Strip），^①“里即是外，外即是里”（116）。在《拼缀姑娘》中，身体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小说的电子封面即是一幅巨大的人体拼图，而在每个章节的入口处则附上散落的躯体碎片图。这些画面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暗示身体是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这具遍布着缝合疤痕的躯体正是拼缀姑娘所拥有的全部现实，身体表面那些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的针脚预示着，她试图追寻“无缝”“完整”的内在自我的一切努力注定都将归于失败。针脚的存在既是连结亦是分割，因此拼缀姑娘的身体不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同时，这种既分割又联结的意象也使得这具躯体与自由链接的超文本惊人地相似：“我埋葬于此。你能让我复活，但只是碎片式的。若是想看到整体，你得自己把我缝上”（Lexia: “graveyard”）。这幽灵般的呓语无疑是一语双关的，它是拼缀姑娘对创造者的诉说，也暗含了作家对超文本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肢体的缝合还是超文本辞片的组合都将取决于最大程度的自由意志，这乃是因为从深层次看，二者皆是一种块茎的结构。

在一切块茎式的开放体系里，存在（being）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功能，或者毋宁说是一种“生成”（becoming）。德勒兹和加塔利是这样定义的：“生成，就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它们最为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也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进行生成”（385）。换言之，“生成”是一个块茎，而释放出的粒子流变束即是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或解域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概念，“生成”强调的是可以“无限接近”却不会“最终成为”的动态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存在即变化，世间万物概莫能外。身体和自我自然也不是固化的，杰克逊借一位巫师之口一语道破二者的天然拼缀性：“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总是萦绕着先人们的魂魄。比如祖父的鼻子或是外祖母的目光短浅，这些退化了的基因时而会显露在我们的孩子身上”（Lexia: “body ghosts”）。拼缀姑娘的身体具有双重的象征性：它是基因遗传的外化体现；更重要的是，躯体的拼接隐喻着自我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对于拼缀姑娘而言，身体“被松散地聚拢在一起总是能制造出点儿新花样”，身份是可以“剪切粘贴”的，甚至连过去都是可购买的：她曾向街头的陌生女子艾尔希购买身份，以及配套的去、回忆和癖好（Lexia: “I made myself over”）。此举看似是为了追求一个“统一”的自我，但超文本辞片的可随意链接或退出恰恰意味着这只是拼缀姑娘身份角色转换的众多尝试之一；以此角度看，非线性叙事的超文本结构正暗合了拼缀姑娘的身体/身份建构，她注定无法在某个特定的人生角色上驻足停留，亦无需沿着正常的人生轨迹度过一生：“若是我依着传统、有序的节奏来过我的一生——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最终我只能属于坟墓……我可以是人类的一种不复存在的奢望，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与其完成一个确定的结构，

^① 将一个纸条扭转 180° 后两端粘在一起而成的纸带圈叫莫比乌斯环，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即该纸圈只有一个面，沿着纸圈内部走会到达纸圈的外部，反之亦然，并无表里之分。

我只需边行走,边创造新的身份”(Lexia: “what state”)。拼缀姑娘称这种状态为“游牧”(nomad)。

由此可见,“游牧”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也具有时间的维度;其本质是一种“生成”。不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提醒我们,理解“生成”这一概念需要警惕的一个错误就是“相信……在这些过渡或这些转化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秩序”;这里也包括对时间逻辑的摒弃(352)。德勒兹和德里达一致认为,我们对时间之连续性的错觉构建于“我们的身体和记忆……的惯常反应”,“我们抹去所有不连贯,抚平一切矛盾,创造出的无缝和完整的时间概念却只是一个幻觉”(Lorraine 44)。因此,“游牧”的状态不单直接指涉空间的无序,还暗示着时间的断裂;而对有序时间的追求和对自我统一性的期冀一样皆是无根之论。如此看来,拼缀姑娘的身体似乎又可寓指时间之内在结构,如按德勒兹的表述,则身体——生成——时间。

然则,生成的欲望并不由此开始,亦不会就此消弭。只有当块茎“被封死、被树化之时,它就完结了,激发不出任何欲望”,否则生成的推动力将呈网状蔓延、浸润开来(德勒兹、加塔利 17)。在块茎内部涌动的欲望的驱使下,无论是拼缀姑娘的躯体,还是《拼缀姑娘》的文本世界,都有如跳跃的烛火映照下摇曳不定的影像,时而交汇、重叠,最终难分彼此:“我创造了她,伴着烛光笔耕不辍至夜深,直至那些微小的黑色字体渐次模糊成为密密麻麻的针脚,而我恍惚感觉自己是在缝制一个绝妙的作品”(Lexia: “written”)。在这里,身体与文本互为生成,彼此之间竟无本喻之分了。再观此叙述声音,它虽属于玛丽,但又何尝不属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者呢?玛丽创造的是世人眼中的怪物,而杰克逊创作的即便不是小说中的“怪物”,怕也是小说中的“另类”了。在小说中,杰克逊换着说法抱怨“为何那些所谓的不当用词就该被冠以‘怪物’的称号”(Lexia: “bodies too”),实则隐晦地在为形式“不当”的超文本文学鸣不平。如此看来,《拼缀姑娘》既可以是超文本小说,也可以被视为披着小说外衣的超文本论著。的确,诚如拼缀姑娘自己所言:“我,是一个多重的隐喻”(Lexia: “blood”)。

通过对《拼缀姑娘》的文本细读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超文本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潜在的具有活力的“须根之书”,充满了文本衍生、意义生成的欲望,乃是由其块茎结构决定的。同时,无论是对经典世界的发散性重构,还是拼缀姑娘躯体与自我身份认同的互为影射,乃至对躯体与超文本内在结构之契合的构思,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超文本作家的块茎意识:她将看似杂乱无章的一片混沌纳入超文本框架内,文本块茎之间的链接看似随意随性,却复杂而精致,非如此不足以勾勒出一幅如拨云见日般逐渐清晰的流动的世界图景。或许,用博尔赫斯笔下那个虚构的星球来形容超文本小说世界的形象是再贴切不过了:“最初以为……只是一团混乱,一种不负责任的狂想;如今知道它是一个宇宙,有一套隐秘的规律在支配它的运转,哪怕是暂时的”(9),这套规律正是一种始终自由行走的块茎思维。□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Bell, Alice. *The Possible Worlds of Hypertext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Coover, Robert. "Literary Hypertext: The Passing of the Golden Age."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 29 Oct. 1999. Web. 30 July 2017.
- Ensslin, Astrid. *Canonizing Hypertext: Explorations and Construc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7.
- Grosz, Elizabeth.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 Hackman, Paul. "'I Am a Double Agent': Shelley Jackson's *Patchwork Girl*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rint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52 (2011): 84-107.
- Hayles, N. Katherine.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0.
- Irwin, Jones. *Derrida and the Writing of the Body*. England: Ashgate, 2010.
- Jackson, Shelley. *Patchwork Girl: A Modern Monster*. Watertown: Eastgate systems, 1995.
- . "Stich Bitch: The Patchwork Girl." *MIT Communications Forum*. 25 May 2013. Web. 30 July 2017.
- Lorraine, Tamsin. "Living a Time Out of Joint."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Ed. Paul Patton. London: Continuum, 2003. 30-45.
-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7.
-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Borges, Jorge Lui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Trans. Wang Yongn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5.]
-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Deleuze, G. L. R.,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Jiang Yuhu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10.]
- 韩模永:《超文本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Han, Moyong. *A Review on Hypertext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3.]
- 考斯基马:《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单小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Koskimaa, Raine. *Digital Literature: From Text to Hypertext and Beyond*. Trans. Shan Xiaoxi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1.]
- 陆扬:《德里达的幽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Lu, Yang. *Specters of Derrida*. Wuhan: Wuhan UP, 2008.]

责任编辑: 牟芳芳